

香馨系列丛书

路过情伤舞



远方出版社

香馨系列丛书

容介绍

爱的利骨钻心，情愿冒险……

你不能把男人当成玩具一般地玩弄！石

舞过情伤路

香港·严沁 著

远方出版社

(内蒙)新登字 7 号

责任编辑:王彬

封面设计:天一

香馨系列丛书

舞过情伤路

香港·严沁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4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32 开 印张:8.75 字数 178 千字

1994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册

ISBN7-80595-093-8/I·41

总 定 价:53.88 元

本册定价:8.98 元

内 容 介 绍

爱到刻骨铭心，情愿冒险……。

你不能把男人当成玩具一般地玩弄！石平对潘丽咆哮之后，甩门而去……。

坚持传统婚姻价值的音乐界新秀潘丽，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成为其指导老师婚姻中的第三者，并因此而身心俱伤，但令人难以抗拒的大牌影星石平却在此时闯入她的生活中。

两人一舞定情，进而互生情愫，但此时潘丽之前任男友裴崔克却出现，并宣称潘丽是他的……。

1

潘丽一到场就晓得，她犯了大错。

整个房间挤满了人。她一直怕自己在音乐会上所穿的黑长裙及白衬衫太正式，事实上她的服装在这种场合显得太朴素了。她将一头长长的红发整齐地束于颈背上，使她看起来就像在穿戴华服及钻石的贵客之间穿梭的女仆。

“早知道……”她低声抱怨。

她到这里来全是潘国威的安排。

总是看透别人心思的继父潘国威对她说：“你到我公寓去一下，拿回李克的手稿及一些其他的東西，再去参加佳明的宴会，对你有好处的。那里没有音乐家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还可以在那儿过一夜。”

潘丽三年前搬出去后，国威便将她的卧室改为音乐工作室，这个房间只剩下国威那张覆着马毛床垫的四柱大床。

“噢，谢了。”潘丽回道。

国威笑了。即使他看起来如此心不在焉，但他总有法子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
潘丽几乎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打理国威托她带去西化的东西，这意味着在莫佳明的宴会开始前，她会来不及溜

走。如果潘丽没有照国威的指示而现身宴会，他甚至可以远从台东打电话来，要他最喜欢的邻居上楼来接潘丽。

她的手腕很痛，因此尽量悄悄地转动她的手腕。莫佳明中断了与贵客的谈话走向她。

“潘丽，亲爱的。真高兴你来了。”佳明兴奋极了：“我刚搞定一桩最棒的交易，该庆祝一下！”她挽着潘丽问：“现在你想要见见哪些人？”

潘丽浏览四周，正如国威所说，不见任何音乐家。事实上，她不认得任何人。除了……

她犹豫着，目光被站在门口的人所吸引。他傲慢地浏览四周，对别人投来的眼光毫无察觉，也漠不关心。

他们的眼光交会。一瞬间，潘丽感到一丝震惊，觉得似曾相识。他的身材高大、宽肩、窄臀，鹰样坚毅英俊的脸庞。但促使所有人看着他的原因，绝非他的英俊面貌，而是他那冷静慑人的气质。如果他们曾见过面，她应该会记得吧？

他的眼光冷淡地扫视全场。她知道他们不曾见过面。但她居然一直屏着呼吸。

佳明注意到她的眼光。

“你是杀手的影迷？”佳明笑问。

潘丽并没有听见，看着他在人群中走动，她霎时醒悟，原来他是个名人。她一生都周旋于名人之间，虽然国威总未注意到，但潘丽的母亲却沉缅于与名人周旋的生活，潘丽很清楚这些徵兆。她颤抖着。名气对人有奇怪的影响力，这个男人看起来就非善类。

“他是……”她转身问佳明。并倏然地想起那个戏剧性的外号，杀手！她不由自主地说道：“天啊！我真是来错了地方。”

潘丽是还在挣扎着出头的音乐家，和享誉国际的电影明星毫无共同之处。尤其是声名狼藉如石平之流。她刻薄地想着，只要她稍微笨手笨脚地，他可能就会折断她的手腕。

佳明笑道：“今晚不会有灾难。他答应我，会守规矩。”佳明显得既神秘又快乐：“此时此刻他对我非常好。”

潘丽很尴尬。她的母亲除国威外，也和一连串的年轻男人交往，潘丽很难适应这种事实，石平铁定比女主人小了二十余岁。

佳明看出潘丽的困窘不安而尖声大笑出来。

“不是像你想的那样，亲爱的。石平只和艳惊四座的人约会。即使我还年轻，也不够资格。”她停顿一下，然后降低音量继续说：“我是指只要律师不搞砸的话，我已经签下了他。”她交插着手指，“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没告诉任何人，我很迷信的。他原先的经纪人却一直在奋战，当然也使了些相当下流的手段。”

“哦，”潘丽局促不安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……”

佳明捏捏她的手，“亲爱的，我真是受宠若惊。他帅极了，不是吗？”佳明心满意足地看着他大步穿过房间。这像是出自他的电影中的一幕，人群闪到两旁让路给他。闪光灯亮起，有人在拍照。

石平的眼睛眯了起来，此时，他看起来不仅傲慢，而且显得不好惹而危险。潘丽颤抖了一下，她真高兴自己不是摄影师。虽然照常理来说，他不应该在这个有一百多位贵客的鸡尾酒会中闹事才对……

她正在冥想之际，看到 he 已认出那摄影师。他微笑着，晒成古铜色的脸上露出一口洁白炫目的牙齿。现场气氛很紧张。

他转身，把相机从摄影师手中抢过来，潘丽和所有的宾客都惊骇地喘着气，摄影师想抢回相机却被一只强壮的手给摔在原地。那人跪在地上咳嗽着。石平打开相机，抽出胶卷放入口袋，并不屑地将那昂贵的相机丢在一旁，此时四下无声，只听到闪光灯被踩烂的碎裂声。此时另一个男人站出来，挡在石平眼前。

“哦！”佳明认命了，“这就是他的承诺？来吧，潘丽，娱乐时间到了。”

潘丽的抗议只是徒然。佳明抓着她受伤的那只手，将她拖入人群。潘丽痛得眨眼，但佳明像艘船穿越港湾似的，突破香水和钻石阵，而未注意到潘丽的痛苦。

“石平——”她拖长了声音叫他。

石平慢慢地转过身子。那个拦下他的男人站在他身后，显然地，想等到这两个女人和石平交谈过后，重新夺回石平的注意力。石平已经习惯了人们站在他身后等待。

潘丽感到一丝厌恶。石平的眼神冷得像月光。

佳明说：“有个台湾影迷想见见你。”

石平的眼光扫视潘丽，但却未变得温和些。佳明也没

注意。

“她是住在楼上的潘丽。她继父潘国威是指挥家，住在我楼上。”

石平作戏似地露出礼貌的微笑，潘丽觉得有趣但又不屑。显然潘国威并未列入石平的名人谱中，佳明却一点也不丧气。

“他很有名，”佳明炫耀地介绍，“他正在巡回表演。今晚，他本来应该出现在这里，但出乎意料的，他现在却在台东表演。”

石平稍稍表现出一丝兴趣。

“你去过台东吗，潘丽？”他问道，努力地搜寻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。他甚至不想掩饰无聊的情绪。

潘丽心中燃起熊熊怒火，她决定尽可能不失身分地回家睡觉。

“没有。”她简短地回道。

佳明惊讶望着她。潘丽心想，按常理来说，这不该是热情的影迷和心目中的偶像讲话的态度。她认出这个男人，并不代表她会跪倒在他的脚下膜拜。

“你去过，对吧，石平？他们不是去拍与赵露合作的下一部电影吗？”佳明问道。

石平身后男人笑问：“石平，赵露能想像自己穿着和服的样子吗？”

石平耸耸肩，“她一向喜欢有东方风味的剧本。”

那个人很失望。显然地，他无法再从石平口中套出其他的消息，只好沮丧地走开了。

一想到这位来自加平、常和石平搭档演出的高窕女星，潘丽的眉扬了起来。她惊讶地发现他正注视着她，似乎也同样感到怀疑。

“对化妆师来说，这将是一大挑战。”他同意道。

潘丽不由自主地问：“电影拍得成吗？”

他的眼神再度变得冰冷：“你得问电影公司。”

佳明匆忙说道：“美人，你绝不能问演员他的下一部电影，他们很迷信的。”

石平扬起眉，用他有名的沙哑而慵懒的声音问：“潘丽，你迷信吗？”

潘丽觉得触电一般。但她不认识他，也不欣赏他的恶劣态度，他甚至不在乎她的感觉。他不可能对她有这种影响力。

她退后一步，简单地答：“不是我，是佳明。”然后，她决定刺激他一下，就甜甜地对他笑道：“她怕你在一阵烟雾中消失，所以不敢谈论你们签约之事。”

佳明作戏似地尖叫抗议，但尽量压低声音，以免引起全场注意。石平的眼睛眯了起来，说道：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听起来像是挑战，潘丽想到时已太迟了，她可能已经殃及女主人了。但是她可不会在石平面前退缩。

“我想你比我清楚。我并非吃这行饭的，所以没兴趣。”她断然地说。

佳明吃惊道：“潘丽……”

石平并没有被吓到或感到挫败，仍然表现得十分平静。

“那么你做哪一行的？你是职业性的继女？”

潘丽想起数周以来一直依赖国威维生。但是被人如此嘲弄并提醒此事，则令人为之气结。她顾不得礼貌而怒视着他。

“只是兼差。”她装出个假笑。

“其他时间做什么呢？”

这绝非鸡尾酒上该有的寒暄，问话暗藏敌意。

“我是音乐家。”

“什么样的音乐家？”

这问题像质询一样，潘丽可以感到佳明的惊讶。潘丽抬起下巴告诉他实情。

“一个还在挣扎求生存的音乐家。”

石平扬眉问道：“你弹奏乐器？唱歌？为电影谱主题曲以出卖你的艺术？”

潘丽咬牙摇头道：“我可不是。我是那种臭水沟里挨饿的音乐家。”

他点头干涩地说：“有人拍音乐家的电影，通常最后他们都会成名。”

这话真伤人，潘丽试着不动声色。这正是潘丽的痛处，当然石平并不知道。不过，并不使潘丽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。他提及了潘丽想置之脑后的往事……

* * * *

和裴崔克的事已经够糟了。崔克无法了解，既然潘丽爱他，为何不能和他共谱恋曲？他不愿将潘丽推荐给别的老师。潘丽记得在崔克父母家时受到的温馨款待，崔克的

母亲似乎是这世上唯一关心他的人，而潘丽为了避免谣言，也无法在学期中要求更换老师，因此课程变得愈来愈紧张。

她不情愿地将她想参加喜莱登奖的奏曲出示给崔克。时，他很生气地将它弃置一旁。

“成熟点，潘丽。这不是协奏曲，不过是街头音乐罢了。它甚至进不了喜莱登奖倒数一千名中。”

她看起来心碎了。崔克更生气。

“听着，我知道对一个出生音乐世家的人，要接受自己没有音乐天分的事实是很困难的，但你必须学着面对事实。潘丽，你不是莫扎特，你只能靠教音乐维生，如此而已。”

当时她没有回答，因为不知该说什么，只是伸手取回手稿。

* * * *

当然，这不是石平的错。但他使她忆起那段令人羞愧的往事，同时也提醒了她，如果不吹笛子，不尽快作曲，她的未来将是茫然而难以预测的。除非她可以克服对裴崔克的感情，否则未来将是难测而寂寞的。

潘丽怨恨地说：“成名？电影公司只拍那些有名音乐组的影响，大部份的音乐家最后都是饿死的。”

他轻声问道：“但绝不会是潘国威的继女，对吧？”

潘丽看着他的眼睛，惊异地发现他们彼此憎恶。就某方面来说，这颇令人兴奋。显然地，他毫不关心宴会上的任何人，而他竟在五分钟内对她产生强烈的敌意。

潘丽说：“当然，我希望不会。”

他眼中有一抹轻视，她则感到有荒谬的快感。

佳明以受惊的语气说道：“但是国威说你……”

佳明想告诉石平，潘丽并不把自己的作品拿给继父看。国威太仁慈、太喜欢潘丽，所以绝非是公平的评论者。但潘丽并不希望将自己的私事透露给石平。潘丽端着的香槟掉到地上，令所有的人都惊叫起来，赶来帮忙。佳明召来侍者清理了现场。

石平既未表示惊讶亦未帮忙。潘丽得意地想着，她的猜测完全正确。他们的目光交错后，人懒懒地说道：“如果我把这杯香槟给你，你会把它丢到我身上吗？”

他伸出强而有力的手将她拖离人群，令她背靠墙壁面对着他。潘丽被吓到了。这是场公开的战争。她四下张望，似乎没有人听到他说的话；就算他们注意到了，也不会干涉。

“别荒唐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她急切地说：“真的，我只是运气太坏了，大家都说我笨手笨脚的。”

“经常如此？”他以冷淡而疏离的态度问道。

潘丽僵硬地承认，“有时候，我的平衡感很差。”

他以干涩的语调说道：“我认为你的平衡感是一流的。就说你把握时间的准确性吧，你摔酒杯时，佳明到底要说什么？”

潘丽愤怒地回答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是音乐家，又不会读心术。”

“那你就是非常聪明的女人了。”他告诉她说：“我们才刚认识，你似乎已经相当了解我的心意。”

潘丽跳起来。她不也正想着同样的事？他看到她的反应，轻轻说道：“或者是因为，你是我的影迷？”

潘丽直视他说：“石先生，你应该很清楚，我绝非你的影迷。”

他看来似乎受到了打击。

“不错，我也这么想。小姐，那为何想和我说话呢？”

她记起佳明谄媚的介绍词，而生气地脸红了。

“我没有。那不是我的主意。”

“那是谁的主意呢？你是不是兼差为专登小道消息的刊物撰写小文章呢，美人？”

她看着他突出的下颚，它看起来并不特别具有攻击性。不过，他洋溢着那种冷静、遇事能解决的机智。此刻，潘丽似乎是他所面临的问题。潘丽气得几乎要尖叫。

潘丽用恶毒但甜蜜的声音说：“我绝对没有这样高超的文笔去描述你辉煌的演艺生涯。”

他露出了慵懒的笑容：“美人，你缺乏什么呢？字汇？或是经验？”

她真后悔刚才没有拿杯酒，如果将酒倒在他头上有多快乐。

“两者都缺。”潘丽终于迸出话来。

“让我来帮你吧！”他嘲弄地道：“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这是石平的座右铭。”

她吃了一惊：“你是说真的？”

“怎么了？还要来段座右铭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潘丽试着想像照此座右铭而活的人。“听起来并不很心平气和嘛！”

“心平气和？哼！谁要心平气和？我已经三十五岁，而且不知来自何处。我还有一大堆的事等着我去学习呢！”石平表现得一派愤世嫉俗：“报社都知道这事，已经登出来了。”他握住她的手腕：“或许你也想报道这件事。潘丽，告诉我你自己的事。”

她深深地望进他的眼眸，奇怪地感到自己正在下坠。她挣开手腕，退后一步。

她满怀悸动地说：“这辈子都甭想。”

她不想把自己的事告诉这莫测高深的男人。因为潘丽无法信任他。

“我这一生从没为报社写过只字片语，甚至很少看报纸。我对电影一窍不通，对你的了解就更少了。石先生，我也不想知道更多。晚安！”

假如她指望他像位绅士般站到一边去的话，可得大失所望了。他站在那儿，带着微笑，俯望着她，他的态度说明她是他的囊中之物，而他十分了解目前的情势。

潘丽火冒三丈地说道：“让我过去。”

石平好玩地激她：“好啊！”

她想来个高分贝的尖叫声，想必可以吓掉他那可恨的笑容。但那也会吓走宴会中其他的宾客。到时她势必得解释，石平做了什么事才使得她诉诸如此极端的手段。她估量着两人之间的距离，正待开口……

“亲爱的，”佳明在石平身后叫道：“抱歉，我被费柴克耽搁了。”

潘丽自觉愚蠢地闭上嘴。她看见石平眼眸中有一丝隐隐约约的怒意。他知道她本来打算做什么，但现在他不再觉得有趣了。

起码这解除了她的困境。她差点就做出这一生中最蠢的事。

她抚平头发，觉得松了口气。

潘丽甜甜地说：“霸占你的客人太久了。”

佳明碍于礼貌不便明说，但她显然很同意潘丽的话。石平怎么想倒不清楚。但他让出了足够的空间让她过去。

“亲爱的，再去拿一杯饮料，”佳明漫不经心地摧着潘丽，同时挽着石平的手臂：“吧台在角落里。现在，石平，你应该要……”

潘丽走开了。她听见佳明想哄石平开心的声音。她也能感到他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她。她挺直身躯向前走，希望在石平冷漠嘲弄的注视下，不会绊倒任何东西。

还未到吧台，侍者已递给她一杯饮料，而另一位客人则拦住了她问道：“你真的和石平说了话？”

潘丽简短答道：“是的！”

石平和佳明已经从人群中消失。

“他长得如何？”另一个小题大作的女人喘息问道。

潘丽冷淡地回道：“就像报章杂志所说的，只是没长角和尾巴。”

那女人生气地说：“哎哟，你是怎么了？”

先前被石平动粗的摄影师在一旁笑了。潘丽十分同情地看着他。

他遗憾地说道：“石平天生就是骚动制造家。”

潘丽深表同感地问道：“他有没有伤到你？”

摄影师耸耸肩，“照相机受损较重。不过，已经保过险了。”他笑道：“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形，保险公司要增加一条新规定来对付石平所造成的伤害。我听说，这是他本星期以来的第三次。”

“幼稚。”潘丽说着，又一脚踩到那位热情的女客人。那女人怒视着她，潘丽道歉后她才一言不发一转身离去。

潘丽叹了口气。她的怒火已经慢慢消退了。她又恢复成高大、笨拙的女孩，面对着难以预测的危险。

她四处张望，室内好多东西，有到处移动的人，有酒杯、桌子、有着插花的高大且脆弱的古董花瓶。就算没有人群，这里仍像个障碍赛的场地。

潘丽咬着唇，自我挣扎着。

对了，阳台，这就是了。她离落地窗很近，四月的晚上仍有凉意，没有人会待在外面。她可以经由防火梯，偷偷地溜回楼上公寓。她小心翼翼地朝目的地走去。

快到阳台前她一直做得很好。无论如何，她一路上都没踩到任何人，或打破任何东西。她穿越大门时，却狠狠地撞上了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人。

潘丽低声尖叫出来，并摔破了今晚的第二酒杯。玻璃碎片四散在她凉鞋上。她不由自主地往后退。

“别动！”一个男人厉声命令道。